

# 卷四

書名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十六回 清三讓堂刊本  
 撰者 清 崔象川 撰，清 何晴川 評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4  
 編號 D866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十六回 清三讓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詞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卷之第一



博陵崔象川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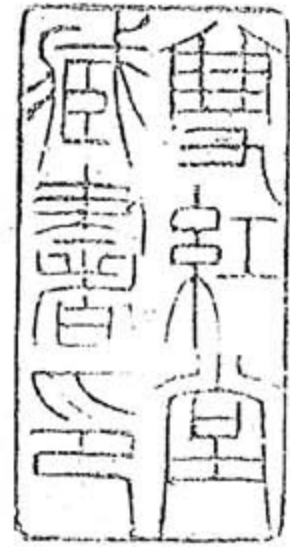
暑往寒來春又至  
 四時運轉不窮兩  
 輪日月照乾坤  
 生出多少事須臾便  
 成空落童年斯壯壯  
 斯老幾回柳綠  
 梳紅光陰似箭不長存  
 早醒青雲志  
 林戀春宵夢

0 1 2 3 4 5 6 7 8 9 5

五  
十  
五  
十  
五  
十  
五

双紅堂  
小説  
84(4)

四



科 2021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博陵崔象以輕

卷之第四

十三回

考江寧王彥奇双士

拜張村庭瑞薦兩資

秀英到湖南是出乎意外今到江寧  
又是出乎意外及其考試亦皆出乎  
意外秀英之事不徒他人難料即自

已亦無定準若菊英之志惟存一庭  
瑞耳

庭瑞聯捷巡撫喜夫人喜眼見庭菊  
婚姻即成忽又不見女見此際不徒  
巡撫惱怒即讀者亦將嘆氣  
王彥奇二才庭瑞相習二才王彥薦  
兩賢庭瑞亦薦兩賢二處遙上相對  
照應成趣

皆來與庭瑞辦事正是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未知如何完婚且看下文分解  
十六回

紫微省一才成佳偶  
还遠樓二姓畢奇婚

憑媒說合則不奇選妃得配則更奇  
布按爲媒則不奇皇帝主婚則更奇

小梅村成始則不幸此微省配合  
更奇妙哉天地奇文盡在此乎

秀菊未字之先已有同夫之語忠庭  
議婚之日又有願妾之約論曰孫之  
盟則菊英在前論議婚之約則秀英  
居先若其爲正爲側全憑秀菊自論  
若庭瑞可以不管

建章不知張蘭是庭瑞之妹其其旨

却說楊巡撫一日在衙內閒坐忽有家人  
呈上京報楊巡撫觀看乃會試題名錄看  
見庭瑞中在二名暗想原來庭瑞未死過  
了半月又有報到見庭瑞已中狀元大喜  
思欲使人往吉安與庭瑞議婚乃八告夫  
人時悔香在夫人側聞得此事遂到書房  
來報小姐及至書房四顧不見一人復往  
小姐房中亦無人正疑惑間忽見夫人歡

然而來問曰，小姐何在？梅香答曰：不知。耽  
往夫人曰：想必在書房中。梅香曰：適從書  
房來，連劉小姐都不見了。夫人心中心中着急，  
初時尚且隱瞞，及候了一日不見，轉來只  
得到巡撫說知。巡撫怒曰：此等女兒要他  
何用？听他去罷。亦不尋問。夫人暗使人尋  
查，總不見十分憂悶。却說秀英、菊英、扮  
一男粧，來到城外，看見賣狀元報的，在飯

店中與那店主人說：今科狀元榜眼探花  
都是青年奇才，且又美貌。如今萬歲爺招  
了狀元爲駙馬，榜眼爲郡馬，今科盛典比  
向年大不相同。菊英聞得此話，大徹謂秀  
英曰：張郎真負心也。爲今之訪，將如之何？  
秀英曰：貧妹請放心，以天下之大，怕沒我  
姐妹之良配。平菊英曰：欲得良配，必須遠  
出他方。若湖廣乃參七境內之地，恐洩漏

機閔不宜久留於此矣。秀英曰：何必定論。隨機而往可也。行至河邊，恰遇一船往下水的二女，搭了此船順水而下。時正当暑，至蘆溪方置行裝。菊英曰：三江素稱盛地，金陵尤爲佳境。妹勿居其地，嘗聞其美矣。與姐七同往一遊如何。秀英曰：可矣。但是如妹必須更換一名，以兄弟稱呼。於是秀英改名秉乾，菊英改名秉剛。二女便望金

陵而來。凡是名山巨川，庵觀書齋，莫不游玩。所到之處，盡皆留題。在路數月，方到金陵。金陵乃菊英勿居之地。因扮了男粧，每過自己門首，及見了自家叔伯，只做不知。租了公館歇下。一日出遊，見滿城士子紛紛一茶肆中，十分熱鬧。秀與菊亦入此中吃茶。但見一席人都是青年秀士，內中一人言曰：新報學院就是今科榜眼。年只十

五歲人皆稱他爲神童已將到任又一人  
言曰這新學台的哥子就是今科狀元亦  
只十六歲聞得選了湖南學院這樣人家  
真是難得菊英聽了這個消息遂謂秀英  
曰賣報人之言謬矣既招駙馬安得出仕  
湖南早知這個消息不至有此行矣如今  
張郎到了湖南必來拜我爹爹如妹捫又  
私出在外到使我爹爹又加一惱秀英曰

既已到此悔之何及若張郎有緣自有一  
定今榜眼既在這裡等他到來何不也去  
進場要要且榜眼又是張郎兄弟其才必  
必相彷彿我姐妹用心作文必微奇那時  
正好乘雲上天若婚姻之事付之天命可  
也菊曰姐言雖善然府縣未曾過考如何  
進場秀英笑曰妹妹何愚於一時也今爹  
上在湖南乃邊疆大臣只須用一名帖往



府縣一拜自然可以進場何慮之有菊曰  
姐言甚善就此行矣當下算還了茶錢出  
店來即寫了秉乾秉剛名帖僱了跟班遂  
往府縣去拜那府縣見了名帖知是楊大  
人的公子無不加息應承未幾日學憲到  
來却是姓王名彥皆因張蘭不出然後揀  
發此人補授此職一到任先考江寧秀菊  
二人亦無廩保知府親身護送入場考龍

回來甚覺得意却說王彥考了江寧晚間  
將文字批閱一連看了教曰夫子只是搖  
免強取了幾卷甚不如意及看到秉剛  
文字乃拍案曰怪哉怪哉此間亦有如此  
之士耶吾平日自特取學以爲絕妙今日  
始知自負矣又看到秉乾文字愈加驚奇  
乃曰此等奇才不當列於凡士之例吾嘗  
薦入京師以顯國家文明之治次日江寧

府來王彥曰昨考貴府得文字兩卷覺得與諸生不同貴府域觀之乃於案上取二卷交與江寧府接過一看只見滿篇因點又見是秉乾秉剛名子大喜曰此乃湖南巡撫楊公之子也王彥曰何奇才多出於此老遂使江寧府普人請二子進內衙王彥優禮相待禮畢分賓主坐王彥曰適見公子妙文誠不加點本院奉命訪察賢士

如遇奇才當薦入京都今公子兄弟雖相如子建不及也今薦公子於天子之前以光盛國秀英謝曰學生一分庸儒素無知識今蒙大人謬舉誠恐有負聃薦矣王彥曰公子毋自謙本院豈不知人菊英曰既蒙垂愛敢不應命王彥人喜留二子館於後衙內菊英私謂秀英曰我等皆是女流今薦入京師恐終久不雅秀英曰得此機

會正好駮胸中之學以登青雲之上何多  
慮也次日學台修了表章仰着江寧府學  
送二子進京不題却說楊廷撫在衙內問  
坐忽有京報至報說新科狀元張庭瑞點  
了湖南學院不日將到任廷撫聞知轉加  
煩惱不數日庭瑞果然到任廷撫乃率滿  
城官員至河下迎接學陟只見庭瑞般上  
山來青年俊秀貌過子都飄然有喜色身

子廷撫便深揖一揖廷撫回禮庭瑞將欲  
跪下廷撫慌忙扯住曰先生遠來乃天子  
命臣毋自卑也庭瑞曰晚生一介書生久  
慕老大人盛德今得拜台下實三生有幸  
二人謙遜之至當日吉良上了任次日即  
往各衙門拜客及至廷撫衙內廷撫設酒  
相待第三日使人到廷撫衙內求婚廷撫  
乃將女兒自吳江以來之事細告使者使

者乃將此言回復庭瑞庭瑞傷感不已明日往拜叔父昆山遂小求小輅帶一僕相隨望張村而來於路自思小姐從前既避難於張村今之踪跡叔父必知到彼自有消息正想間已到張村今僕送上名帖昆山着了知是侄兒到來遂命請進庭瑞入內請出嬌娘一仝問慰畢一堂歡坐細論兩家之事說到菊英身上竟全然不知去

向叔嬌十分叹息須以諸入後堂飲酒飲畢天已將暮庭端欲起身昆止之曰天色已晚在此歇息庭瑞步已倦遂從之昆山乃命人送入書房安寢是夜庭瑞卧於床未上左思右想不得菊英消息十分悽惻乃起挑燈獨坐因見案上有書數卷開而讀之亦不耐煩忽翻出篋中新詩數本俱是鈔寫的乃頁開觀看總讀一者見其文

辭清新聃作不凡自覺有抽腸快連看幾  
首愈見敏頓乃嘆曰此詩真天才也孔子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忠信其在此乎又  
看了數首曰此人之才勝我十倍矣遂將  
此詩臚看者不覺天明忽昆山進來見庭瑞  
在燈下看書乃問曰賓侄因甚這早庭起  
對戶適間喚起乃虞詩典昆山坐談須臾  
僕執茶來茶罷忽二少年八拜於昆山之

前昆山謂少年曰客乃尔伯兄也二少年  
聞言忙下拜庭瑞慌忙回礼返轉入房中  
去了庭問昆曰二弟何來昆山曰近因先  
生喪適從弔礼回庭又問曰多少年紀昆  
曰十五歲了尔孀娘双生子也一名登字  
敬威一名萃字顯威庭瑞曰侄所觀之詩  
莫非二弟所作乎昆曰然但俗鄙之句尔  
暇間可爲改政庭瑞曰叔父有此麟兒真

可羨也。侄覩此詩，作用奇絕，乃當世之英才。侄奉天子命，遇資才當薦。八朝庭今二弟年少，學轉豈可懷其室而迷其邦？侄當力薦於天子之前，以爲國寶。昆曰：資侄爲提舉，但恐辱子才，不稱薦耳。庭曰：叔父不必過慮。侄來日當命府學送二弟進京，可先使二弟即收拾行裝。昆山應諾。於是同入客堂，早膳畢，庭乃辭過叔。媼起身回衙。

昆山已令人整備車駕，俟候庭瑞登車而返。其僕乘馬相隨，行至前陽山，只見旗金轎馬伏於道傍。客声曰：書办等在此迎接。大人庭瑞見了自己衙役，遂令張村車馬回家，乃乘轎進城。回到衙中，修了薦資表章，即傳長沙府學至，吩咐曰：今張村有二才子，命尔送入京師，有表文一紙。到京時，可何礼部投下府學，領命。至次日，携了表

文遂往張村約會登華兄弟進京正是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未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十四回

文華殿六才並試

絲綸閣四女均潛

薦秀菊出乎王彥之意薦登華出乎  
庭瑞之意薦壁鴛雖則學臣之表却

出乎壁鴛之意湊合成文大有可觀  
文華殿上六固書生其六人中各自  
知二女四男其實則二男四女想是  
時男女泥糝錯亂難辨其規模不如  
今之製度多矣

帝欲招婿初愛庭瑞與蘭英今則愛  
菊英與秀英究未嘗念及敬威與昱  
威世間之事大慨如是何可逆料

楊巡撫之女願配庭瑞劉巡撫之妹  
願配庭瑞帝之公主亦願配庭瑞願  
配之者何其多也今楊女之約未遂  
帝女之招未允劉女之訂又以書來  
辭曲折之情又何其多也不徒庭瑞  
咨嗟即讀者亦爲之吁嗟

昔日使人議婚菊英便無踪跡今日  
既有踪跡又復使人議婚庭瑞可謂  
多情矣

昔日議婚不遂猶有劉忠之約一點  
退步不遂猶可此際劉灼既失只有  
吳江之盟一線情思不遂尤難吁人  
生世上萬事皆有定理何必苦費心  
知

話說王彥所薦二才子着江寧府李送入  
京師至禮部投文禮部尚書陳德謀接了



文書併奏章即批听候奏議回文江寧府  
文即與二字轉到公館去訖庭瑞所薦張  
村二子命長沙府學送進京城亦至禮部  
投文禮部一概收子文書也合他听候回  
文明日帝陞殿禮部出班奏曰今有江南  
學臣薦二少年才子進京乃湖南撫臣之  
子一名秉乾一名秉剛有表章奏聞湖南  
李臣亦有表文薦二子來京姓張氏一名

敬威一名顯威俱在你門候旨帝看了表  
章喜曰兩學臣如此爲朕訪才真賢臣也  
遂出五日內俟朕親臨文華殿面試可暫  
着四子寓於慈綸閣中禮部領旨出朝遂  
請四子寓於慈綸閣即發回文令江寧長  
沙兩訓導回省當日旨意二下四子皆打  
点考試却說敬威兄弟見了菊英似乎面  
善又不好認得菊英認得敬威兄弟乃將

自己男粧及秀英之事告之又囑其切勿洩漏敬威點頭會意乃密將庭瑞之意告菊英菊英吁嗟不已却說帝女璧玉與秦王女金鴛在宮中總是題詩作賦今聞江南湖南兩處學臣薦了四個才子來京帝批五日內親試璧玉與金鴛私語曰去歲父王欲招榜恨爲駙馬不遂今薦來四子其中必有吾姐妹緣人矣金鴛曰何不假

扮書生與四子共試勝彼則可以揚名不勝亦無人知覺璧曰此言甚善商量既定泚告母后后從之乃暗使人知會學臣李勃即使二女假扮書生先到李勃處投下璧玉遂取名朱璧金鴛亦取名朱鴛李勃領皇后密旨亦修了薦賢表章薦二子入禮部禮部亦請二子寓於絲綸閣遂將李勃表章申奏帝在宮時皇后已將此事奏

明今禮部來奏已先會意亦批考期並試  
及至考期先賜六子七品冠帶然後帝御  
文華殿滿朝文武朝參畢分班俟候帝乃  
傳旨選六子上殿俯伏金階帝命平身賜  
坐於殿上各賜文房四寶即欽點三個題  
自使六子作文帝命大學士孫建庭監場  
其文武大臣俱在殿前俟候未及一個時  
辰六子作文俱畢太監入宮請帝陞坐太

子俯伏各呈上文字三篇於御案前太監  
接上命六子平身大子遂皆退入文班中  
帝將文字細看看異以文示諸文臣曰朕  
聞此卷頗覺快絕卿等可細誣之以辨高  
下文臣領旨簇擁殿前各看一卷莫不儼  
異又各將看了的易換來看愈如稱奇乃  
奏曰六卷皆天才更無可亞者臣等何敢  
妄評帝大喜曰誠如是學臣所薦若有眼

力矣乃復選六子上殿曰朕觀卿等皆當  
世奇才今命卿等各賦詩一首務在舉筆  
成交看卿口气以辨高下六子遂俯伏請  
題帝乃用大龍箋一張掛於殿上御筆書  
題曰月中丹桂不限韵又賜筆一枝墨一  
池列於殿上五子推遜秉乾秀英假謙一  
番遂執筆題於龍箋之上揮而就詩曰  
跳出龍門入鳳池今朝闕下論高低

月中應有長春桂臣折高頭第一枝  
題罷后書臣楊秉乾應製遂文筆與敬威  
敬威題曰

泮水由來透鳳池鳳池應有上天梯  
月中丹桂連根拔不許他人折半枝  
後書臣張敬威應製菊英題曰

書生舉步上瑤臺自負文章八斗才  
昨夜天庭門未閉被臣和月掇將來

后書臣楊秉剛應製題威題曰

寒窓十載對燈前此日鰲頭臣占先  
欲向蟾官按桂樹也須待月到天邊  
后書臣張顯威應製璧玉題曰

外來桂客且從容月裡豈無折桂翁  
任尔能施公速法明皇未必到蟾官  
后書臣朱璧應製金鴛詩曰

諸君何必苦爭榮百鳥先飛遜大鵬

後宅縱有英雄空用力安然丹桂在聖官

后書臣朱鸞應命六子題罷兩班文武無  
不喝采帝大悅遂皆欽点爲翰林六子謝  
思而出帝退朝各官皆散明日帝又臨朝  
禮部尚書出班奏曰學臣李勃野薦二才  
子於陛下考試後使不見了臣使人尋訪  
竟無踪跡只得奏聞伏乞聖裁帝曰野薦  
才子尚未授之以任欲去便去朕何阻焉

禮部乃退原來璧玉典金鴛於御前考後  
即入宮中去了帝時以隨口答應當時帝  
又選秉乾秉剛上殿秀英與菊英聞選即  
趨上金殿俯伏聽諭帝謂秀曰卿兄弟少  
年英傑朕深愛惜均有公治南容之風朕  
正官之女與卿年貌相當才德可配願招  
卿爲駙馬朕弟秦王女亦有貞靜之德願  
招卿弟爲郎馬卿意以爲如何秀英與菊

聲  
當

一日皇后奏  
母之命維曰

舜不告而娶猶不免後人有言况臣下乎  
伏望院下体臣愚衷帝笑曰卿何愚也君  
典父孰尊秀英曰君則尊父則親帝曰卿  
既欲待父命朕即傳諭卿父以全卿尊親  
之念也遂於御案上寫了聖諭即命大學  
士孫建庭賈徃湖南議婚當時秀英與菊凡

得叩頭謝恩帝乃還宮百官退朝秀與方  
轉到一綸閣時急得魂不附體敬威兄弟  
問知就理亦皆着急敬威曰今聖肯賚往  
湖南令尊處去令尊良罪定然奏明真情  
小姐將置身於何地顯威曰事急矣爲今  
之計不走何待今家兄現任湖南學憲原  
典小姐有盟不如逃回湖南暫寓舍下使  
人通知學憲自然可解此危秀曰此言不

善遂與菊英換了書生衣巾背了盤費辭  
了敬威兄弟私自出了慈綸閣且喜無人  
看見於路直出京城望湖南而來水陸跡  
涉在路五十餘天方到湖南遂投張村而  
來却說昆山在家自從庭瑞薦其子進京  
去後乃擇日與庭瑞往前真父親  
墓道未免修理一番閒暇之時便各處訪  
察菊英消息一日忽有京報到來報敬威

兄弟欽點翰林學士，留京聽用，心中大喜。遂多以銀子打發報子去訖，正在家中閒坐，觀書忽有二少年至，口稱繼父，昆山廢書視之，見是菊英，便大喜曰：「小姐來矣！」指秀英問曰：「此位是誰？」菊曰：「此義姐也。」遂請秀菊坐定，乃曰：「自小姐去後，我無處不尋，謂問小姐許久，何處安身？」菊英乃將在外游玩、江寧考試以及薦入京師得遇敬威

兄弟同在文華殿考較，皇上欽點翰林。至於欲招駙馬，私自逃回，始未詳言一番。昆山嘆曰：「小姐如此天才，誠可惜也。」請暫居小舍，我當與舍侄商議，為小姐解此厄矣。乃請秀菊入內，見其妻郭氏，菊英指謂秀曰：「此即妹之繼母也。」秀聞言，遂與菊同下拜。郭氏忙答禮，遂邀二女入房，更換女衣，與諸家人相見。又將在外之故與郭氏細



述郭氏嘆息不已當下二女遂在此處安身却說庭瑞正考完外府轉省在衙中間坐忽福建巡撫劉忠使人送書至庭命請八使者呈上書信庭拆開一看畧曰

忠本欲使舍妹以奉箕箒不意舍妹不守閨範擅與游客聯詩家君見詩而怒辱妹畏怒而逃今將一載查無踪影恐悞資弟婚媾是以先字佈候

庭瑞看畢方知秀英之事乃長嘆數聲曰我何如此多舛也只得寫了回書令使者去訖心中十分煩惱忽又報叔父到來庭乃出迎大開煖閣接八私衙庭瑞問慰畢昆山乃曰賢侄薦二弟八京已蒙聖恩欽点爲翰林庭瑞喜曰侄方總轉省竟全然不知此事京報幾時到的昆山曰京報已到半月二報又來了庭瑞問曰二報何喜

昆山曰江南學台薦二才子秉乾秉剛與  
尔弟一同朝考俱欽点翰林此二才子已  
到家中此即二報乃賢侄之喜也庭瑞曰  
秉乾秉剛何人也昆山曰即楊巡之子也  
庭瑞曰向聞巡撫乏嗣且又何爲愚侄之  
喜昆山曰此二子即賢侄月下嬌娥與劉  
小姐也庭瑞喜曰劉小姐如何人也昆山曰  
乃蘓州劉元輝之女其兄現爲福建巡撫

庭瑞大喜曰原來即此人也遂將與劉忠  
結義評婚之事細與叔言又將劉忠來信  
與叔看昆看畢乃嘆曰此二女真千古之  
奇女也遂將帝欲招二女爲駙馬二女逃  
歸之由概與庭瑞說知又曰二女來歷既  
已分明賢侄可即與巡撫議婚早完好事  
庭瑞曰然侄將謀此遂留昆出飲酒至日  
暮方辭回次日庭瑞請布按兩司飲酒布

按歡然而來席間便托布按至巡撫衙中  
議婚布按俱願爲媒庭瑞大喜飲罷辭出  
次日布按兩司來巡撫院上爲庭瑞求婚  
却說巡撫自菊英私出之後夫人終日啼  
哭巡撫惱怒乃曰此等辱女吾誓除之遂  
曉諭曰有人捕菊英來獻者賞銀百兩  
隱者查出同罪夫人聞知大哭謂巡撫曰  
求年過六旬舉自無親只有這個女兒尚

欲除之何其狠也若一旦除却此女我與  
尔將來死干地下誰爲殯葬巡撫門言更  
加怒氣遂百發闕成疾請醫調治亦下甚重  
至年終偶冒了風寒其病更甚不能起床  
忽有報子自金陵來報說秉乾秉剛兩公  
子八泮併言學台得意薦兩公子進京之  
士時巡撫正在危急之際大人聞知此士  
暗思有其公子分明是刘小姐與我女兒

假扮男粧可知當下瞞了巡撫以銀子打  
發報子去訖乃暗囑衙中人不許對巡撫  
說至明年二月間巡撫病愈忽報大學士  
孫建庭傳聖旨到來巡撫命備香案接旨  
建庭至院上開讀聖旨曰

江南學臣王彥薦到卿子秉乾秉剛  
經朕面試才果堪誇茲招卿長子爲  
駙馬次子爲郡馬卿子欲待卿命不

敢不告而一竒命大學士與卿一婚  
旨諭到日宜一子就娶勿負朕心

讀罷巡撫全然不解口得謝恩接過聖旨  
遂請建庭內坐巡撫曰適間聖諭老拙實  
下能二且老拙只生一個女兒現今不知  
去向那有甚孩兒建庭曰兩位令即經皇  
上親點爲翰林怎說沒有巡撫下能答傍  
有家人跪稟曰前江南已有報子到來報

二位公子八學已薦入京師夫人料是兩位小姐假扮男粧去的因大老爺有恙是以暫且瞞過打發報子去了巡撫聞言乃謂建庭曰江南二子實老拙之女瞞過老拙假扮男粧去的是以至江南考試學台薦入京師老拙實出不知今朦朧之罪老拙所不能免當修表奏明求大人干御前善爲婉奏建庭允諾于是設宴相待宴罷

去巡撫卽忙修了表一文與建庭即之起身巡撫卒各官送出郭外而返過了十餘日忽報學台轉省托布按兩司前來議婚正是

昔年曾有約此日豈無媒  
未知如何議婚且听下回分解  
十五回

選官如秀菊双被挑

招駙馬登華兩成婚

庭瑞欲成婚秀菊欲成婚巡撫與夫  
人亦未嘗不欲其成婚今之布按爲  
媒而巡撫卒不從者豈其本心哉蓋  
秀菊有欺君之罪巡撫無免罪之術  
性情之所鍾愛有不勝國法之所森  
嚴矣

璧王金鴛之姻緣本在敬威與顯威  
却先有庭蘭一番招贅復有秀菊一  
番招贅及至敬威兄弟則讀者亦不  
不料

帝謂秉乾秉剛不可復得后謂四海  
之大何患無才帝是虛心憐才之說  
后是廣大拔才之論有此帝有此后  
得不與起斯文哉

后曰天下學臣盡如湖南江南者何

忠才之不廣哉至哉言也不徒兩學  
臣得意則天下學臣亦皆踴躍薦賢  
矣此所謂一言可以興邦  
選妃之例歷朝皆然大明則五年一  
換不至有負一女則洪武之制度又  
盡善矣

或曰楊巡撫只有一女前番屢欲除  
之今選妃却又執之不亦狠乎余曰  
不然楊巡撫豈不愛女哉前欲除之  
正家規也今日執之尊國法也以一  
己之私而廢國家之政豈楊公之品  
行哉

楊巡撫畏罪不敢隱瞞女兒劉戶部  
畏罪不敢隱瞞妹子及其上表求釋  
我疑二女將屈困於深宮矣却反得  
帝爲主婚真乃意外奇觀



却說布政與按察領了庭瑞之意來巡撫衙中議婚巡撫請會布按兩司來到私衙叙禮畢坐定茶罷巡撫問曰二位年兄今日到此有何賜教布政曰弟等特來報喜巡撫因問何喜按察曰二位令愛欽点翰林今已出京現在張村故來報喜巡撫曰尋女原來已逃回耶本欲除之今乃欺君之罪人又當俟君命以除之今當再行申

奏聽憑主上發落布政曰今學憲張大人原是令媛意中人何不令其畢婚然後上表申奏聖上必然見喜按察曰弟等此來特任冰人之職務乞老大人見諾巡撫怒曰尔等獨不畏王法耶言訖拂袖而入布按兩司叱得絕無情思怏怏而返乃將此言回復庭瑞庭瑞轉加煩燥且說楊巡撫聞知秀菊二女在張村遂使人往接回衙



即行寫了表章令人飛報進京夫人聞知  
暗發令箭追回表章巡撫全然不知按下  
不表且說萬歷臨朝禮部尚書陳德謀出  
疏奏曰江南學臣所薦二才子於前日退  
朝後亦不見了臣已各處查無踪影請陛  
下定奪帝聞奏即召湖南才子秉乾秉剛  
問之二子俱推不知帝復命人遠近尋覓  
並無影跡遂欲提楊巡撫來京陳德謀奏

曰楊巡撫乃重任臣不可擅行提動恐外  
鎮傲疑今大學士孫建庭已賈詔往湖南  
且待他轉京再議未遲帝從之當日還宮  
不樂乃將此事告皇后后曰既有在鬼不  
患無佳婿豈必楊氏兄弟方如陛下意耶  
帝曰恐如此奇才不可復得后曰孔子云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四海之大得無奇  
才也若天下學臣盡如湖南江南者何患

才之不廣哉現今湖南張氏兄弟妾聞當日並試無分高下且年親亦相當陛下何不招之帝曰且待建庭回京再處當日乃暫罷此事一日皇后奏帝曰昔太祖制度宮女五年一換今已十載未經掾換宮中女子約計千人年皆二十六七莫不暗自嗟怨若再遲數年則盡悞其終身矣乞陛下另選新如以充官用將官中女子免還

原有聽其擇配此陛下之十德也帝曰若非皇后奏明朕幾忘先帝之制度矣遂傳諭各省督撫仰各郡邑選如無仕宦公侯之女凡十五歲爲始十七歲爲正或已字未嫁者俱要送具上令送省須督撫親眼驗看擇其善者百名送入京師有敢隱藏不獻或詢情以好作反發回者察出以道旨諭旨意傳到湖南楊巡撫即行文各

府具限一月俱要女子到省藏隱者按律  
治罪未一月各縣紛上送女子至揚巡撫  
一一驗看約選了九十八名皆絕色女子  
乃召長沙府與城守營吩咐曰明日會爾  
二人押送女子進京須用圍轎二百乘軍  
婦一百名每一女子用一軍婦伏侍二官  
領命打点進京時中軍在巡撫側問曰女  
子尚未足數如何起身巡撫曰非尔所知

也次日巡撫坐於前堂使婢入內請二位  
小姐時秀英與菊英止梳洗畢忽聞呼喚  
即忙出來拜見巡撫巡撫曰今皇土選妃  
離公侯之女不敢隱瞞每省欲得百人尚  
欠二女令尔姊妹湊足成數行裝已備即  
刑起身遂命左右推二女上轎更不容他  
申一言可憐二女欲言不得惟有痛哭而  
已出了城池城守營向前長沙府押後於

路嚴禁不許交頭接耳途中數百人望比  
京進苑時王夫人在後堂聞得秀菊之事  
忙出救時秀菊已去十餘里了遂大哭以  
頭衝廵撫胸前廵撫曰今聖諭森嚴雖公  
侯之女不敢隱瞞不敢因兒女之愛而違  
王命乎言訖自往花園中納悶夫人痛哭  
不已且說大學士孫建庭自湖南轉京至  
四月間方到遂將楊廵撫表章奏帝帝覽

表畢方知秉乾秉剛乃女子也遂嘆曰有  
如此大才可惜身爲女子今使之遠邈皆  
朕通贅之過也乃召湖南二子敬威顯威  
至俯伏金階帝謂敬威曰卿年貌與朕女  
招當今招卿爲駙馬卿意如何敬威曰家  
聖思謬舉臣復何辭遂叩頭謝恩帝又謂  
顯威曰朕弟秦王女與卿同年招卿爲郡  
馬卿可欣從顯威亦叩頭謝恩帝大喜當

日還宮遂與后言又與秦王言知於是擇  
了吉辰爲二女畢婚至期用鸞駕迎敬威  
兄弟至元清宮御賜金花喜酒飲畢只聽  
得三通鼓能八音齊鳴數十宮娥簇擁公  
主出堂與敬威交拜天地遂入洞房共飲  
合巹之酒須臾又敬十宮娥扶王女金鸞  
乘鳳輦白別宮而來從容下輦面東而立  
眾宮娥請顯威回西而立行交拜之禮畢

亦入洞房交杯却說敬威到洞房將璧玉  
一看見其容華絕代十分樂趣又似乎夙  
昔相識心甚疑之至晚來璧王低聲曰良  
人識妾否敬威曰怎不識公主璧王曰獨  
不思文華殿其試者乎敬威曰公主莫非  
朱璧耶璧王口然於是二人皆欣然夜來  
風流不盡言矣再說顯威與金鸞交杯時  
金鸞偷眼看顯威顯威却仔細看金鸞顯

笑曰美人非文華共誡之朱鴛乎金鴛滿  
面嬌羞低頭不語至晚來相抱共坐唱和  
新詩恩愛至極天明百官入官拜賀其榮  
耀更無可及者且說長沙府與城守營送  
妃至京時京城已設選妃公听命戶部待  
郎擇其美者入宮亞者發回原省於是各  
省送妃者俱投戶部處驗看時長沙府亦  
將女于國住公听外遂入公所投交戶部

命遂一進念毋許參差時秀菊两小姐怨  
氣滿胸嬌羞滿面只得步入公听驗看走  
近大堂忽聽得坐土官員大叫曰賢妹何  
由至此秀仰親之但見其人乃親兄劉忠  
也遂泣曰哥七能救妹乎忠忙下坐以手  
挽秀英入內悲喜交集菊英亦隨入忠問  
何人秀英代言曰此湖南楊巡撫之女妹  
之義妹也忠乃令妹與同坐却復拙身出

堂驗看湖南友子畢然後退堂即入內室  
細問秀英別後之故秀英乃將始末情由  
概與兄言因又問曰妹聞哥已現任福建  
巡撫今如何在此忠曰愚兄於三月間調  
八京師補授戶部侍郎今奉命在此選妃  
秀英曰若此可以救妹矣忠曰不然楊巡  
撫在外省尚不隱瞞親女今我奉命選妃  
豈可以私廢公秀英曰誠如是則終難相

救耶言訖淚如湧泉忠曰賢妹不必如此  
我當上表求釋看聖恩發落便了是日忠  
將與庭瑞結義論婚之事俱與妹言菊英  
在傍暗暗會意當日兩小姐同寓內室次  
日早朝帝陞殿忠出班俯伏上表帝觀其  
表畧曰

戶部侍郎臣劉忠誠惶誠恐謹奏爲  
乞恩事臣妹秀英原許與狀元張庭

瑞爲婚因妹與游客聯詩臣父見詩而怒臣妹畏怒而逃落難於野無所依歸叨湖南撫臣收育與其女菊英同誓願事一夫今陛下選妃湖南撫臣已將二女應選現在公所伏乞聖恩見憐賜二女與狀元完媿臣不勝感綴待命之至

帝覽表畢問曰此二女莫非江南學臣所薦者乎忠叩頭應是帝曰此二女朕深敬慕自去後於心終不忘今既來矣朕心安矣狀元非二女無以爲室二女非狀元無以爲家此天生之良配也朕當賜其成婚以全室家之美劉忠謝恩退入文班帝即遣翰林王松往湖南代庭瑞之在選庭瑞進京完娶王松奉旨而去當日退朝劉忠大喜轉到公署與妹說知秀與菊如得赦



書一般却說庭瑞在湖南聞得楊巡撫將  
二女應選人京心中憂思不已刻已流淚  
遂憂悶成病不能考士七月中忽報新學  
院到庭瑞在床聞知疑曰莫非甚官忝了  
我然我毫無苟且復何憾焉遂抱病而出  
端坐中堂須臾只見旗傘紛然而至一官  
年四十餘飄然乘轎八衙手捧聖旨庭瑞  
見了聖旨方起身迎接至大堂庭瑞俯伏

所論始知皇上命彼代任選已進京完娶  
乃叩頭謝恩心中大悅疾病頓愈即列文  
割印授乃往巡撫衙中辭行具言京中之  
事巡撫大喜夫人聞知喜出望外乃設酒  
相待巡撫與夫人共席相陪梅香一傍事  
酒十分得意欽罷辭出文向各衙門辭行  
畢遂起身望京進發於路無停九月初間  
方抵京城暫於館驛中歇下次日向各大

人衙中拜謁然後方來到忠衙內忠出迎  
攜手而入禮畢坐定共叙隔別之情遂談  
酒相待秀英與菊英在屏楓後偷覷長久  
乃入菊英嘆曰自從月下別後無限奔波  
空費心機至今日方遂吾姐妹之願矣秀  
英笑曰賢妹如今是我看上人了菊英曰  
姐七是何言也秀英曰吾兄曾有言願將  
我爲側室且賢妹之約在先敢不尊賢妹

事一夫姐妹原是姐妹正側何必論之二  
女遜讓不了却說當日劉德與庭瑞飲酒  
至晚皆醉遂共榻而卧次日早起各整衣  
冠上朝金鐘响曉帝已臨朝文武朝參畢  
劉忠俯伏奏曰前蒙聖恩選狀元還都今  
已抵闕下岸候聖論帝聞奏即命選入庭  
瑞聞選趨上金殿俯伏帝曰戶部劉忠奏

到秀菊二才女許爲卿配今二女朕親點  
爲翰林現在都城今朕爲卿主婚召卿還  
都完娶可擇黃道吉日即於紫微省中畢  
婚庭瑞聞言叩頭謝恩帝乃還官百官退  
朝忠與庭瑞乃安排喜事庭瑞先到紫微  
省申寓下忠使人張燈結彩時京城百姓  
紛七傳說張狀元與女翰林奉旨完姻皆  
以爲奇事百官俱來送禮其同年在京者

庭瑞所薦是真才子玉彥所薦是假  
書生非爲菊英則張村二子無以薦  
非因秀英則江寧二子無所出此一  
部書全賴秀菊成事

劉元輝不見女兒楊巡撫又不見女  
兒其實皆秀英一人做出幾多事故  
令作者重價幾多工天

仲弓問政孔子曰舍小過與賢才三

代以來莫不精此而爲政矣今處彥能遵此法不愧聖門之儒巾

話說秀英與菊英商議欲扮男粧出外訪察知音菊英曰訪月下張即妹固願往訪他人誓不辱矣秀英曰賢姝真義人也他如今中了狀元住途不定既欲訪之必須打聽消息二女商議既定遂扮了男粧暗藏珠寶於身私自由花園徐門而出不題

破方有傲音之嘆二姑不知建章是自已之兒及其見肩方有失兒之悲知蘭遂得蘭知兒遂得兒何其暢快忘却一父母又得一父母改却一假姓又換一真姓木之木水之源至此自然而伸

建章不落方山之手不至身爲探花不因兩肩之白安得重會父母非蘭

英之配亦不能與二姑聚矣可見天下事無非自然之理

今人修砌慕道多不能成問或有成者亦必脫凡休而登仙境若楊公之爲人不過忠君愛民而已遂能數極先知留凡休以爲仲像使人敬之祀之者豈亦從修道中得來者哉

肉身爲神宜乎永遠不朽崇禎末年

遂不留肉身於民間者何也蓋公爲明臣不忍見明亡而先自去也正所謂與國同休耳於戲楊時昌真乃明之第一忠臣矣

話說庭瑞奉旨完婚先自至紫微省中寓下至期劉忠用半副鴛鴦兩乘花轎親自送二女至紫微省中與庭瑞成親花轎至堂上婢女數十擁着轎前請兩小姐下轎

秀英立於東菊英立於西庭瑞居中交拜  
天地畢八洞房飲合盞之酒三人死愛我  
喜十分得意至晚來遂同一榻未免干殺  
恩愛百種風流至天明百官俱來拜賀榮  
耀之至明日清晨八朝謝恩遂上表乞假  
稱欲回家望母帝久奏庭瑞出朝整脩回  
家時劉忠亦修書歸稟父母具言秀英之  
事劉元輝得書喜不自勝庭瑞亦遣人

書往湖南告知楊廷撫去訖遂辭別劉忠  
與秀菊一同起程在路兩月方到家中何  
大姑見庭瑞榮耀回家又得了兩個才女  
為媿喜不自勝庭瑞在家閒暇無事乃於  
屋旁造一新樓名曰恆遠樓造得十分華  
麗其往來文人多在此中吟風咏月即蘭  
英亦常與秀英菊英在樓上題詩作賦言  
不盡唱和之歡光陰易度倏爾載餘一日

何大姑謂庭瑞曰吾兒自讀書以來種  
遂意又蒙聖恩主婚得配佳婦真世間  
事但不妹蘭英年已長成其夫武探花  
孝服已滿必得探花八釐方完我一点  
庭瑞曰母親不必多慮且當作書請他  
來使了於是修了書信使人送往南康  
詎却說建章在家守服不覺三年因思  
瑞等同年俱已出仕將欲進京就職又

才娶志在完娶後再行進京正欲作書  
會張蘭忽庭瑞令人送書至因折書視  
見其書中之意言千里嫁娶往返不易  
建章入贅之意建章乃召來人問曰榜  
公知狀元命爾來否來人曰榜眼想亦  
道又問榜眼有甚言語否答曰無言又  
爾爲狀元之妹來耶然則爲榜眼之妹  
耶來人不能對建章疑曰吾與張蘭可

庭瑞盡知今何相強耶乃對來人曰尔可  
回覆步元我隨後就來造府竝不及回信  
再煩爲致意榜眼來人領諾而去建章乃  
安安家事隨即帶了家丁望吉安而來却  
說庭瑞在家專候建章回音忽送書人回  
來其言建章之說庭瑞知也好笑未幾庭  
瑞倚門獨立遙見建章乘車而來後有小  
車四輪僕從二人庭瑞忙向前迎接建章

下車攜手同行直入庭家禮畢獻茶罷建  
章曰昔在廬山蒙兄與今妹相許尚未安  
論後弟在省時定了榜眼之妹兄所共知  
今兄賜書召弟完娶則榜眼之妹又將置  
之何地兄有佳妹必有佳配何必以弟爲  
念也庭笑曰兄以榜眼爲何如人也建曰  
幼年學富乃英才也庭俯耳曰實舍妹也  
舍妹雖是女子自小最愛男粧即吾全鄉



多不知其爲女子者非愚不以至誠相待  
實不好破舍妹行跡耳今在深閨不使與  
兄相見容選擇良良爲兄畢婚建章聞言  
舞掌笑曰弟與兄相處以心腹何故置弟  
於夢中耶自是更加歡然當日設酒相待  
飲畢遂請姪章于恆遠樓中安歇庭瑞乃  
擇定吉辰爲妹子畢婚使人往接各門親  
卷却說何二姑聞蘭英喜事更不待接遂

乘橋而來及至庭家大姑接進山堂即使  
二媳出堂拜見少時蘭英亦出拜見禮畢  
復入房中時庭瑞與建章在懷遠樓中間  
坐聞得姨娘到了遂邀建章來見姨娘二  
姑見了建章不覺放聲大哭諸人莫解其  
故大姑向前問之二姑答曰妹昔在大江  
曰野矢之子兩朶白眉人謂之奇兒妹痛  
恨於心十有七年矣今武貴人之眉亦酒

是也日見之而泪落矣建章聞言倒身下拜口稱母親庭瑞驚聞建章泣曰先父方山本無子前告職回家船到大江日時弟身浮江而有群鳥簇擁於水中後得先父救起養育成人此蓋先父與弟言弟實不知本來面目矣今與白眉及地名較之豈非弟之母乎當下遂認二姑爲母于是滿堂歡慶次日夏松亦來作賀二姑乃將建

章之事告之夏松夫出非望忽建章至二姑指謂曰此即尔父也建章聞言納頭下拜夏松杖起悲喜交集建章乃喚帶來家下吩咐曰家中之大厦及庄田尔所盡知可暫爲撐持數年不得荒蕪一葉家丁領命辭歸南康去訖自是夏松夫婦得了建章如久旱逢甘雨陡然萬事足當下定了吉辰使建章與蘭英在懷遠樓中成親蘭英

素知雅意建章久慕芳名才子佳人之境  
自不等於尋常矣滿月後遂與夏松丹家  
鄉人聞知莫不稱羨却說萬曆皇帝陞殿  
連接幾處表文言江南布政卒又言湖北  
學院卒帝偏觀朝中候缺之官竟無可以  
代任者乃查告假官員吏部奏曰現有湖  
南提學回家兩載探花武氏已滿孝服方  
今國家乏人何不召回京師以應國用帝

元奏乃命侍衛王元賚詔往召二子元奉  
詔往南康直抵武家其家人稟稱探花往  
吉安招親去了元乃望吉安小梅付而來  
庭瑞接了吉意乃設宴款待席間元問榜  
眼探花何在庭思妹子之事今若隱瞞終  
久必洩不如直言方免欺君之罪乃以實  
告之元即賚詔至白雲村選建章進京庭  
章得旨遂整脩行策約會庭瑞兩家老幼

一齊進京其家門田宅托付親房管理自  
家中起身于路官府接送十分熱鬧不尚  
門月便到京城遂寓于劉忠衙內時劉元  
輝老爺與夫人俱在衙內忠引庭瑞拜見  
元輝秀英重會父母菊英亦拜元輝爲繼  
史是日大設筵宴一家歡慶次日上朝刑  
王元先俯伏奏曰臣奉命至南康召探  
往吉安及至吉安方召得狀元

與探花來京現在朝門候旨若榜眼張蘭  
貴屬女子男粧因自負取學不聽長上節  
訓以至冒古科甲今已匹配探花惟聖上  
定奪帝聞奏嘆曰今之世才女何多可惜  
女子之才不能爲國家之用奈何元又奏  
曰探花木姓夏吉水人也因墮水被武氏  
救活探花時方三歲不知根源故以武爲  
氏今適遇生身父母以白眉爲証乃玳姓

夏俱有根源實跡呈奏帝命乎身乃避庭  
瑞建章入朝授庭瑞爲江南布政拔建章  
爲湖北學院庭與建謝思出朝正遇登華  
兄弟乘馬而來見了庭瑞下馬曰方纔  
到戶部衙中拜謁兄長不遇空回今幸遇  
十此午閒擬詣到官中一叙庭久諧當下  
引去建章問曰此何人也庭瑞曰此即舍  
弟七在湖南蕩入京師一名登一名華登

招拊馬華招郡馬建章曰兄薦八真有眼  
力庚正言問已到戶部衙中至午間張夏  
有家共八人至元清官飲宴秀菊蘭三人  
入內聖王金鷲接着十分相愛遂結爲姐  
妹當日暢醉而歸次日庭瑞建章各帶家  
眷分投赴在劉忠送出城外而回知說湖  
南楊巡撫接到庭瑞之書知女兒已與庭  
瑞畢婚其喜因年邁厭勞乃上本告老帝

因其爲官清正又憐其無子乃賜與黃金  
千兩彩緞萬端令其原職歸家卷老巡撫  
得賜望闕謝恩遂與夫人歸家到家時將  
帝所賜金帛分賜鄰族先所有家資分投  
僕從令其自作生計身邊只留二童子侍  
喚乃潔身靜養與說庭瑞到了江南上任  
畢聞知楊巡撫已告老回家乃往拜詞巡  
撫囑之曰爲官須上報君恩下愛百姓我

今王幸而苟免矣以其煩之庭瑞頓首受  
敬時姦英來請父母之安見梅香在母側  
似有所思母因謂菊曰梅香原是尔身旁  
小婢多可帶回應尔使喚菊領命遂帶梅  
香回衙秀英甚喜乃與菊其惟庭瑞納之  
庭欣從是晚遂納梅香爲妾却說建章到  
任半年遂生一子取名棖青明年又生一  
子取名柏青二子後皆登第建章乃將柏

青以繼武氏之後不題再說楊庭家與夫  
人潔身靜養至萬歷十四年夏六月乃召  
宗族人等與庭瑞女媿至謂曰我二老壽  
數已終明日辰刻必離塵矣我已設坐於  
此我死之後不宜殯葬亦不必掛孝庭等  
俱未深信女媿菹英却在身邊俟候至晚  
二老皆沐浴明日清晨乃與夫人服朝衣  
設香案望北遙拜之異遂與夫人並坐中

堂面帶笑容安然不勤菊近前視之氣已  
絕矣丘使人報庭瑞庭至甚驚乃從其遺  
言不殯客向前奠酒于是候了五日其體  
如生衆皆信以爲神庭以此奏帝之勅爲  
靖南公祠是時遠近皆來朝拜未及一年  
海內盡聞其威靈至於崇正永年元旦夕  
有白光數十丈自廟中出直冲霄漢卽觀  
天上有五色彩雲燦耀數百里外皆聞空

中僊樂噉噉在金陵城內者皆往觀之將近廟前但聞風声猛烈無人敢入次日往觀之廟宇俱不見惟有平地而已是年明末後人有許嘆曰

當年楚地督軍民报国無非清慎勤此夕乘雲登化境令人千載憶楊君  
又有詩嘆張博曰

飾德施仁數十年暗遭毒害喪黃泉

劉忠夜覺白圭憂始信陰陽有自然  
再說庭瑞當日在江南無爲面治母親及家人共享太平之福後秀與菊各舉一子一女梅香生四子俱登科第萬歷十五年調庭入京陞爲刑部侍郎後官至吏部尚書建章宜至都察院大堂至于萬歷末年光宗即位天下大亂強寇四起遂皆隱歸田里俱善終



後人有古風一篇以叙其事曰

天使才星下碧空  
茫茫塵世出張公  
深仁厚德周時急  
正氣猶傳太古風  
悞交張宏多嗜慾  
狼心賴起夜肆毒  
傷哉含冤十三年  
又見張宏閩中戮  
南康武公嗟無嗣  
致仕還鄉得奇鬼  
盡心教子成大器  
親眼未及看鳳池  
庭蘭携手八洋宮  
翻身跳向鳳池串

古鰲不甦推移甦奪魁全憑造化工  
秀拔西知文運起群兒共聚奎垣裏  
登華秀之美占鰲各逞奇才爭譽美  
千里訂雄之美菊一線如緣多往復  
紫微省內受謝歲懷遠樓前心願足  
夏松失子子後亨亦能顯揚衣錦旋  
佳兒佳婦歸來目破鏡重逢一鏡圓  
前人留下後人評  
着眼看時繫我情

紛七世事言難盡水遠山遙寂無声

四卷終



五羊山記  
圖

